

# 什么样的影像记忆是上海的“请回答1990”

## ——《繁花》与“五花八门的动植物微生物”

■本报记者 柳青

王家卫执导电视剧《繁花》，开机两年零两个月后，发布第二支预告片，不到一分半钟，像水库开闸，放出浪奔浪流。1992年黄河路往事。这符合金宇澄的心愿。当年他被问及“希望王家卫拍出上海的哪些日常”时，明确说：“比如1990年代的黄河路，那些金碧辉煌的彩色和粉色灯光交替……走黄河路总有一种感觉，在和平的年代，古今是一样的，一定的空气光照湿度温度下，所有五花八门的动植物、微生物都出来了，就是上海话‘市面’。”作家带着哀怜和幽默的心意，仔细观察并记录了“五花八门的动植物和微生物”的生态，对话一来一去，当代小说形态和旧式说书文本的夹层里开出了《繁花》。

金宇澄自谦，他对王家卫说，现想来当年的繁华，说和写是随便的，难的是镜头表达，因为镜头是实实在在的。其实，回望30年前上海“闹哄哄的辉煌”正发生，实实在在的镜头是存在过的，虽不似后来的《繁花》浓艳，却在“在场”的优势保留了一份关于“上海市面”的影像志。时过境迁，那些画面和故事，与《繁花》暗暗呼应，在日常生活琐细的特征里辨别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涵，沉淀着市民社会里独特的审美记忆。围绕着一座城市的美学度量衡是流动的，有“长恨歌”余音绕梁，“电波”永不消逝，也有改革开放以后喧嚣的烟火气里，“繁花”迷人眼。

### 欣欣向荣底色上的一抹乡愁

《繁花》开篇，沪生路过静安寺菜场，被陶陶拉进大闸蟹摊位，陶陶讲市井风

月，三言两语，话锋转过，挖苦沪生的婚姻：“白萍出国几年了，也不离婚。”阿宝与沪生独处，免不了问：“白萍有消息吧。”1993年，胡雪杨执导长片处女作《留守女士》，开场一段旁白：“大城市掀起出国热潮，留下来的人眷组成了个特殊的群体……”1996年，张弘和富敏执导的电视剧《上海人在东京》播出。来易来去难去，是那时的日常。

沪生与白萍电话，白萍追问沪生怎样想她，沪生不响，白萍挂了电话。终究是峰回路转，《留守女士》也开始于越洋电话，乃青从新闻里听到旧金山地震，她挂念丈夫，然而电话接通，那一头是陌生女子的声音。沪生或乃青，他们的故事无关破解配偶真相的悬疑，沪生自陈“自从父母出事，我就明白了，一切毫无意义”，《留守女士》少了悲凉和虚无，更多是细腻地追索一个女人在剧变的环境里萍踪无定的心迹。电影里有一场接一场的酒局、饭局和舞会，在这些分秒难聚的场合，留守的人离开，离开的人回来，回来的人再度离开，留下来的人同病相怜终究又分道扬镳。对比同期张艺谋导演的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和胡雪杨后来导演的电视剧《半生缘》、《留守女士》在制造的“上海印象”是反传奇和反奇观的。镜头里是正在改变中的城市尚且不确定的风貌，八万人体育场和内环高架尚未建成，华亭宾馆是大型工业的背景，然而导演并不满足于留下自然主义的市容纪录，影像敏锐地描摹着当时上海和上海人的精神意志，捕捉到欣欣向荣底色上的一抹乡愁，一边破釜沉舟，一边别有幽怨暗恨生。《留守女士》与《繁花》殊途同归于同一种魅力，创作者以理解之深情面对着似乎无序的城市众生

相，照单全收了乱哄哄的立场，并不试图居高临下地给出标准答案。

### 小市民计较中的世情悲喜剧

《繁花》里，沪生和梅瑞恋爱，互为对方备胎。沪生的未婚妻白萍，“别人介绍的，优点是房子”。梅瑞也有一个以结婚为目标的男朋友，“北四川路有房子”。陶陶为风月所累，精疲力尽时跌落小琴的温柔乡，以为是余生寄托，但小琴另有所爱，万般绕指柔是图他的票子和房子。嘈嘈切切的故事讲到最后，沪生和阿宝的发小小毛，临终时为莫干山路租房的过户，一家人在医院里闹出好大一风波。

在1990年代的上海，“房子”是戏剧发生的场所，更是无可回避的戏剧主题，小市民为寻片瓦遮头而穷尽心思蜗居壳里做道场。《繁花》阡陌交错的地图写作，层迭铺陈“住哪里”“搬哪里”“和谁住”无数是反背后地位的人的戏剧。这样层次丰富的世情悲喜剧，在彭小莲导演的《假装没感觉》也出现过。巧的是，扮演阿宝的胡歌，在《假装没感觉》里是惹动主角阿霞少女心思的邻家男孩。

《假装没感觉》上映于2002年，小说原作是徐敏霞在1998年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作品。未满18岁的作者写了一对母女艰难安居的苦涩故事，导演以朴素克制的影像表达，延伸了原作中涉及阶层、性别和代际的思考。电影里，少女阿霞和母亲从一个“家”到下一个，居无定所，她们栖身的房子和街区，组成上海多层次的城市景观，也是经济能力和阶层地位的具象化。阿霞和母亲被冷漠的知识分子所弃，离开了看得见城市天际线的高层楼房；姑娘唱着“回

家”来到苏州河畔新式里弄的外婆家，然而三代人挤两间厢房，那里不是她和母亲的安身之所；几经周折，母亲和父亲谈判得到的一笔补偿，母女俩以此买到“自己的房子”，虽是陋室，却能推窗看见苏州河上的四川路桥和远处的东方明珠。《假装没感觉》之后，彭小莲连拍了两部更有野心的“海上传奇”，是深入历史纵深处的《美丽上海》和《上海伦巴》。但她对上海的感知与表达，最有冲击力的意象是看似平常的《假装没感觉》里反复出现的苏州河湾——流水潺潺，驳船来来往往，风平浪静中蕴着不断向前的恒力。恰似这座城市普通人的普通生活，眼观起高楼，眼看宴宾客，斤斤计较的生活是此地皮相，内里的韧性才是特有的精神气质。

1996年，李欣导演了《谈情说爱》，因为电影不拘于常规的叙事结构，以及片中反复出现的梧桐街道和花园洋房，这电影一度被指责“自恋倾向严重”。现在看起来，交错时间线性的叙事虽有过头的炫技感，但碎片化的短叙事灵活地从一段关系滑动到另一段，年轻的创作者以宽宥的伦理尺度，不作回避地记录着欲望年代的青春故事，影片并不试图从无疾而终的爱情故事里“升华”出意义，却透过看似浮浪的情绪，显现了现代生活复杂且不确定的光谱。

《留守女士》《谈情说爱》《假装没感觉》……凡此种与1990年代有关的往事，到了老练的“说书人”金宇澄笔下，“人生住往就这样乱，这样无序，在城市生活中，这样的聚散是普通人经历的真实情景，因此这样的无意义成了一种意义。”作家以冲破惯例的写作召唤一个冲破惯例的年代，这也是王家卫面临的挑战——他能多大程度冲破镜头表达的惯例，电视剧《繁花》会是让人信服的上海版“请回答1990”？



电视剧《繁花》海报。

# 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第二季，一批有激情有才华的选手引发热议 高话题喜剧新人是怎样炼成的

■本报记者 黄启哲

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第二季（以下简称“二喜”）正在热播。继第一季贡献“皓史成双”“王皓史策”“逐梦亚军”蒋龙张弛、“大宇治水”大锁孙天宇等一批喜剧新星组合后，又诞生了“老师好”“某某某”“少爷和我”等话题度颇高的喜剧新组合。这群自嘲“脚腕子”“腰部”演员的喜剧人，因为用心演绎作品，获得了不亚于一线明星的热度。就拿“少爷和我”来说，最新一期“二喜”节目播出当天，他们凭借参演作品《德古拉和我》再度“登顶”微博热搜榜。

从《虎父无犬子》《排练疯云》到《千年就一回》《少爷和我》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“出圈”，在业界看来，除了紧贴当下现实生活、精准把握Z世代“笑点”的同时，也摆脱了一些喜剧作品“煽情说教痕迹重”“拼贴网络段子”的通病，透过作品传递善意与温情。而在幕后，他们围绕作品悉心打磨细节、互相激发成就、热血追梦的动人故事，也成为观众喜爱台前作品与选手的“情绪加成”。那么，节目中的高话题喜剧新人是怎样炼成的？

### 出圈作品是在一次次展演里“滚”出来的，“共创模式”让喜剧人互相成就

“我龙傲天要誓死守护刘波儿！”这个出自鑫仔、张哲华初登场作品《少爷和我》的台词，如今成为互联网“热梗”，甚至有网友衍生出“敖天体”持续进行着二度创作。作品里，鑫仔饰演的少爷刘波儿从名字、形象、言行都唯唯诺诺、毫无气势，反倒是身旁的管家龙傲天集结了“身高184”“有熊猫血”“有幽闭恐惧症”等一系列“霸道总裁”网文中饱受诟病的“人设”。凭借对“霸总”影视网文的精准讽刺与剧中少爷、管家身份“错位”带来的喜剧效果，这一作品成为“二喜”第二期最大的“爆款”。观众为鑫仔和张哲华这对新人搭档的脱颖而出大感惊喜，竞演的选手与剧评人也直呼“他们值得”——文本吐槽精准，默契演绎恰到好处。

这份精准与恰到好处，不是“神来之笔”，而是幕后历时数月的悉心打磨。在接受记者专访时，二人直言，相比于进组已经有搭档的选手，他们是直到节目最后一轮组队，才匹配成功的。自此，有喜剧编剧经验的鑫仔、与表演科班出身的张哲华一拍即合，一个从文本层面架构起充满想象力的错位场景，另一个则用克制表演让角色丰满于舞台之上。不管是形象还是言行上，二人所表现出的反差感，成为天然的“笑点”，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

还记得第一次搭档试演《少爷和我》这个作品时，管家为少爷撑伞避雨这一段情节，剧本有一处只给了“（耍帅）”的提示留给演员自由发挥，张哲华即兴写了一段“诗”为角色增加“喜剧效果”。这样一段表演，让剧本原作者鑫仔顿时觉得“找对人了”。这段雨中管家以“霸总”身份念出的矫情白话，也被保留在了最终的节目呈现中，成为密集笑点中的



鑫仔和张哲华在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第二季演出作品《少爷和我》。（资料图片）

一环。成为“爆款”之路并不一帆风顺，其背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排练，而光是面对观众的线下展演，就进行了数十轮。可以说，出圈作品正是在一次次展演里“滚”出来的。就拿龙傲天的表演来说，剧本设定的“龙傲天”形象油腻夸张，以此讽刺影视爽文里的“霸总”脱离实际。然而到底这种讽刺的“度”在哪里？张哲华只有依靠一次次演出反复调试，也用“油腻”的方法演过，结果发现台下观众反应很“凉”，后来还是参考了动漫人物，一本正经念出“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”时——分寸拿捏到位了，观众也就“炸”了。

“节目是一分钟一分钟做出来的。”这是节目制作方米未传媒创始人马东接受本报采访时所说。延续这样一种创作态度，“二喜”更提早到今年一月就投入了创作准备。从第一季的蒋龙、张弛、王皓、史策，再到鑫仔、张哲华、松天硕、刘旸、宇文秋实，他们本不是长期合作的搭档，却经由节目与编剧、表演指导等一众幕后团队的帮助，成为网友口中的“天选组合”。可以说，正是幕后以团队为单位，你来我往的互相激发，彼此成就打磨创作，才是好作品“出圈”的创作密码。

### 从“为爱发电”到“万人喝彩”，让“腰部”青年艺人有了“被看见”的平台

作为“头部综艺”，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等一批喜剧真人秀热度持续，让观众觉得，喜剧产业发展正迎来爆发期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喜剧行业“不挣钱”是业界共识。踏入这一行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在“为爱发电”。翻看“二喜”选手的履历：刘旸曾是培训机构英语老师、土豆是前电台主持人、酷酷的滕做过签约游戏主播……

其中，鑫仔的经历最为传奇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曾在老家辽宁鞍山开过一家澡堂。六年澡堂关门了，他才把看脱口秀的爱好变成了职业。从沈阳线下脱口秀俱乐部，一路走到了北京知名喜剧厂牌“单立人喜剧”。追逐梦想的最初几年并不容易。参加新人磨练的“开放麦”没有收入，在沈阳无处落脚的他为了省钱，总是选择当天来回，在演出后坐十几块钱的火车连夜回到鞍山。尽管是专业院校毕业，张哲华也一样迷茫过，曾经“跑组等活”，“最长的时候有一年没接到过戏”。过去到处跑组的经历，相比于累积经验，张哲华坦言更多是陷入“会不会演戏”的自我怀疑。

参加“二喜”，让他们彼此找到“最佳拍档”的同时，也找回了创作表演的信心与热情。面对是否担心会被框定在喜剧舞台“龙傲天”的形象之中，鑫仔替张哲华抢先回答“那肯定不会”，这份信心来自观众对于他们的认可，也因他看到搭档对于表演的热忱与理想。尽管有着俊朗外形，张哲华却不打算走偶像路线，而视范伟为偶像，“不管是喜剧还是正剧，看他的表演你会感慨他演绎细致到了头发丝、脚趾甲，从而让观众觉得角色可信”。

正如刘旸在前一轮暂别舞台时所引用的那句“喜剧让我们相聚”。在“二喜”舞台上，我们不仅看到了鑫仔、张哲华、李逗逗等这样一批喜剧潜力新星，也看到了刘旸、松天硕这样愿意抛开既有成就，站上舞台“从零开始”的资深演艺艺人，更看到了在淘汰后，认真为其他选手作品配戏、想创意、增添光彩的闫佩伦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能够赢得亿万关注与喝彩固然是奋斗目标，但哪怕能够遇到追逐梦想的同行，“玩”出有趣有价值的好作品，也一样不负奋斗与青春。

要成为喜剧综艺赛道上始终领跑的优质品牌，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还面临创作趋同、观众审美提高等诸多挑战。不过，从为新人提供成长平台、找回对喜剧热爱初心的意义上来说，节目的平台效应已经显现。

## 快评

# 追忆似水流年

## ——上海昆剧团全本《牡丹亭》观后

郭晨子

像是普鲁斯特笔下那块著名的小玛德莱点心的意识流和意识流写作，刚刚过去的周末，上海昆剧团上演的全本55出《牡丹亭》，开启了一次对消逝的追忆。

暗场，转台上，这个演区的各路脚色还保持着造型，那个演区的检场已经在摆放一桌二椅，这个演区的生旦依偎着款款而去，那个演区的净、丑气势汹汹地登台。两个最主要的演区，四角或用转角栏杆与靠坐、或用石碾与条凳界定空间，似沿袭了唐代歌舞表演所用的平地而起的露台，四角造型借鉴了勾栏，整体像是明清伸出式戏台的样貌。转台的流动中，幽暗的灯光下，一切都成了剪影，如电影镜头的淡出和淡入，舞台上的场面衔接中，该来的都来了，而转去的，不是消失，而是消“逝”。消“逝”的，不是杜丽娘的伤春、柳梦梅的出现，也不是《冥判》或兵乱，而是明代传奇，是过往的戏剧体制和观剧习惯。

所谓“全本”，据考《牡丹亭》“一字不遗，无微不及”的演出仅有一例，是潘之恒记录的他客居南京时观看的吴越石家班全本搬演，那是1609年的秋天了。而明传奇全本戏无论昆山腔还是海盐腔，演出环境除露台之外，皆是厅堂，厅堂演剧由家班承担，士大夫们的婚嫁嫁娶和祭祖庆寿场合，皆上演全本戏以示郑重，各类记载中，此时的全本多有删减，也常常赶场。清代康熙一朝明令废止家班，乾隆中叶折子戏兴盛，已然取代了全本戏，商业戏园兴起后，虽产生了不少新编创的小本新戏和连台本大戏，但荟萃折子戏，仍是主流的演出形式。折子也好，全本也罢，折子多指头去尾，全本则杂糅漫漶，指头去尾和杂糅漫漶都是针对情节而言，回顾演剧历史无非想要说明，情节的整一性从来不是古典戏曲的本来面貌，在两三个小时内观看一个完整的故事，也不是原本的赏剧诉求与习俗，当然，汤显祖或洪昇，完全不是今日意义的“剧作家”。

于《牡丹亭》，折子戏和摘锦版受到欢迎应是常态，得不到追捧才奇怪。而当下，倘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之外，尊重作为文学遗产的明代传奇，重新认识其格局与体制，唯情节论和唯主线说多少削足适履了吧？是时候尊崇文学遗产了，人物安排上，闺门旦和中生的风雅之外，也还有郭陀这等罗锅跛脚的丑怪形象，是为何穿插；情绪调配中，在“春去如何”的叹喟之外，也还有《劝农》的一派繁忙生计；线索布局里，在一梦而亡和死而复生的“至情”表达之外，也还有金兵南犯和江淮难安，毕竟世道难料，世情难测。更不消说，《惊梦》与《拾画》《幽媾》、《写真》与《玩真》的对仗，生脚戏《游春》《拾画》间一出《冥判》的场面调剂，其构造的由来与原理，处处与西方戏剧不同。放弃情节的整一，不，传奇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追求，传奇所传之“奇”也与此强调的戏剧性、冲突性大异其趣。误会和巧合是要有一些的，古人眼中的“戏”“剧”二字的涵义都是“谑”，无巧不

成书嘛，也少不得“谑”。上昆的全本《牡丹亭》下本中，素来少见的不少出戏露面了，更是时时“谑”、处处“谑”。《耽试》一折，决定读书人命命运的科考几近儿戏，《围誓》一折，解围的办法像个玩笑，更不消说腐儒陈最良最终竟司职黄门，简直在调戏皇室尊严。凡正经事，皆“谑”，正史入了渔樵闲话般。但数演还要认真，越是认真越是“谑”，接续了优人传统——中国戏剧的一个重要起源。“谑”也要“谑”得漂亮，明传奇每一折以“集唐”结束，名家诗句各取一句，重新连缀成诗，且贴合剧中情形和各人心境，这是才情的“谑”，是诗戏到巅峰之后的诗歌游戏、游戏诗歌。全本《牡丹亭》恢复了“集唐诗”，台上脚色的吟诵是一种间离，而全部的“集唐诗”形成了一种结构、节奏和气韵。

与聚焦式的写实油画不同，中国画的一个独特方式是卷轴。全本《牡丹亭》的流动中，如同手卷打开一节，饱看一回后卷了起来，再展玩下一节。画面自有疏密，密处是流传已久打磨定型的经典折子，疏处是久不谋面的生僻场戏，前者工笔，后者写意。卷放之间，似水流年。

无独有偶，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11月演出七场传统剧目《陈三》的折戏专场，最大限度地恢复古本风貌。和上昆全本《牡丹亭》一样，都是对文化记忆的修复，对文化断层的弥合，更彰显了时下面对文化遗产的从容。

全本《牡丹亭》全新亮相，又一代昆曲人站到了舞台上，可圈可点。55出的体量，无论对主演还是所有演员，都是巨大考验，亦是对昆曲全行当的展现。在“追忆”的层面，昆曲并不只是一个剧种，《牡丹亭》也不只是一个剧目，追忆的是一种业已消逝的文化。那么，全本《牡丹亭》的呈现中，部分伴唱与服装可否改进？以至于杜丽娘的小像、大花神的扇子、部分的多媒体影像，都仍有调整的余地，甚至，某些删减不妨手下再留情？消逝的似水流年，在追忆中重现。（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）



上昆创排演出55出全本《牡丹亭》。（上昆供图）